



上岸渔民的蓝色梦乡



■ 一条太浦河，西接烟波浩渺的东太湖，东注碧波粼粼的黄浦江，将青浦、吴江、嘉善三地紧密串联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本报记者 邵阳

“践行长江太湖禁捕退捕，实现江河湖海休养生息。”苏州吴中区后堡村，类似的横幅首尾相连悬挂着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后堡江里歪七歪八停着报废的渔船，渔船围成的小天地里，鸭子嘎嘎叫唤着，岸边遗弃的渔网无声诉说着主人曾经劈波斩浪的故事。

去年，太湖渔业管理部门发布公告，从10月1日起，将收回太湖渔业生产者捕捞权，在太湖水域的渔业生产者要全部停止捕捞作业。这声和渔船的“再见”，意味着渔民和渔村的生存、发展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大改变。

这个夏天，记者跟随上海海洋大学“十省百县千户”长江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实践团，走进无锡江阴、常州武进、无锡宜兴、苏州吴江区和苏州吴中区等地，了解渔民的生活现状。尽管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有所不同，但从渔民的讲述中，还是不难勾勒出他们的群像。

单福大今年61岁了，家住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太漉村。谈起过往，老人的眼里一下子有了光：“我们这儿曾有500多条渔船呢！”他比出五根手指。回忆里，每逢秋季大捕，运销船主们每天一早就会将船驶入太湖，向对应的捕鱼船收购水产，并将其送往渔市，很多水产运输途中就已被电话抢购一空。

老人家是村里的捕鱼好手，有过一天四五万斤鱼虾的纪录，那次，“五艘船都没卸掉鱼货”。除了当兵3年，老单一辈子都在和鱼打交道，太湖渔船从木质帆船到铁质机械船，太湖渔民钱袋子渐渐鼓起来，这些转变他都亲历。渔船朝哪开，什么地方有鱼，老单说不出

“我儿子还没结婚，结婚可要一大笔钱嘞。”53岁的潘雪林，情绪有点儿激动。他是苏州市吴中区的一名退捕渔民，他的故事，也是很多60后、50后渔民的缩影。

老潘说，自己没什么文化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。以前一年365天，有一大半日子住在船上；在岸上的日子，则要补网、修修船，靠打鱼，一年也能挣上个25万元。虽然辛苦，但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。退捕后，他的新工作是在太湖里打捞蓝藻。这也是吴中区不少退捕渔民的新职业。这份工作，每天要工作8小时，周日休息。一个月工资可能不足2000元。“我上个月工资1753元，加上妻子的社保2500元，但开销要五六千块了。”老潘告诉记者。

和潘雪林一样，吴中区西山镇正荣村的渔

未来会怎样，谁也说不准，可在一件事上，渔民的做法却出奇地统一——培养后代。单荣伟是宜兴市周铁镇渔民，今年50岁出头，他和妻子都只有小学文化。说起儿子，他脸上写满骄傲：“他还在读书，是江苏大学的研究生！”

过去，捕捞常常是夫妻齐上阵，孩子很小就要跟在船上生活，教育得不到保障，也就只能成为“渔二代”。不过，单荣伟清楚，渔民没文化会吃亏，能读书一定要让娃娃读。“船上苦，风险大，小时候就让奶奶带着。实在想他了，就回家看一眼。”他回忆。他庆幸自己为孩子作出了正确的选择——退捕后，他因为没技术又上了年纪，只能做苦力活，到铸钢厂打打零工，但因为工作时间长、环境差，坚持了不到两个月。

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渔民徐群来看法相

1 几经转变感情难割舍

什么科学依据，“太湖水会告诉你”。他不断向记者复述记忆中的那幅画：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星星点点的桅杆将太湖装扮得格外秀美。他和大多数渔民一样，也爱河鲜，但现在妻子端上菜市场买来的鱼，老单碰上几筷子，便没了胃口。“不习惯，和原先味道不一样了！”

去年夏末，他和太湖所有渔民都收到了公告，上面提到：在太湖水域作业的生产者，2020年10月1日起全部停止捕捞作业。渔民将获得相应补偿。在这之后，从事非法捕捞的单位

或个人，将会被依法处理。那时候，老单正收拾着渔网渔具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“像银鱼和虾子，寿命也就一年不到，不捕捞同样会没有。”他嘀咕着。退捕后，他找了份在科研院所养实验鱼的工作，每天晚饭后，他会绕着太湖走走，怀念以前的日子。在这个村，还有很多人像单福大一样，对捕鱼的感情难以割舍。有人掏出手机，向记者展示以前渔港里“千艘渔船停泊，万根桅杆矗立”的壮观景象。“其实，捕鱼是个苦活。现在的小年轻哪愿意干这个，就算没有退捕政策，这个行业人也会越来越少。”老单叹了口气，眼里满是不舍，“也许，真的到了和渔船说再见的时候了！”

2 期待换个身份续前缘

民孙法荣，也是60后。去年退捕前，每年8个月吃住在船上，只剩下4个月里，他还会打零工补贴家用。去年11月，他同样干起了太湖保洁的工作。“我读到初中，妻子只读到小学，文化程度低，学新技能的本领很慢。加上我们年龄也大了，没有什么厂子愿意再招我们。但养家的担子还是压在我们肩上，如果不干活，那可就一点收入都没了。”老孙说。

几乎所有人都对退捕的新动向格外关注，大家也从各种渠道获悉，太湖的鱼，将来还会捕捞，但是捕捞的时间、规模、方式方法都会发生改变。从苏州市吴江区渔业管理部门的介绍

中，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。不同于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、大型通江湖泊等重点水域的10年禁捕，太湖是三个保护区40万亩水域常年禁捕，其余280万亩水域全面退捕。“退捕不代表禁渔，我们要对除保护区外的水面研究制定科学规划，发展增殖渔业。”一位负责人介绍，“将来很有可能以专业捕捞公司的形式对太湖水产进行有组织的捕捞。捕鱼网具的网眼尺寸、规格将会进行规范，统一实行配额、限额捕捞制度，以保证鱼虾的生殖繁衍，捕捞时间则根据鱼虾的生长周期科学安排。”

孙法荣感叹，打鱼这活儿，都是干到做不动了就“上岸”，如果将来还有机会，他和老渔民们愿意接受培训，换种身份加入捕捞队伍继续捕鱼：“还是老本行熟悉啊！”

3 探寻人水共存新模式

同。“现在怎么能让小孩再捕鱼呢？”他反问。老徐初中文化，妻子读到大专，两人格外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。孩子也争气，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年薪也有8万元。在记者的走访中，老一辈渔民普遍表达了让后代学文化、学技术的心愿，孩子们也大多取得了高中及以上学历。

事实上，对不少中青年渔民而言，这声和渔船的“再见”，早有心理准备，也在积极应对——有人意识到传统捕鱼方式迟早要退出，在非捕捞期找了兼职，适应不同的工作节奏；

思维更活络的，在年轻人的影响下，通过发展餐饮和民宿业增收，渔家乐办得有模有样。

为了让渔民获得更多技能，不少地方也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班，举办了招聘会。一些村子不断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，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，实现更好发展。80后渔民显然看得更开，他们说，退捕不一定是件坏事，自己可以学更多的技能，生活也将有更多可能。

走进苏州市吴中区的一户渔民家，已然闻不到空气里曾经的鱼腥味。告别了“待你丰收，笑靥而来”的过去，主人说，期待和太湖新的共存模式能带来更美好的明天。



■ 沿途可见的退捕标语
邵阳 摄